



序
譙志而試賦豫都達津夢余序
語倦無下歌律可正故傳前
言始民第行止昌而未奇客
之識齊境之火暢能嘗式都
雅声消益類落所雅邑部中
俗客曰窮而人欲而之雖館
情伎排走稗窠言久示留於
文藝遺益官臼隨戲人愚周
之以於悲式氣萎而比吟里
真妙詩塊書旨抒善部詞某
爲占樓吟心余寫語嘗察比
與夫弄魄厭好不屢余而部
比性館牖薄學愈囁文表曾
部情間於之古於余謫爲
品生三胸及文倚爲而於極
變貞月中株誣声說散聲季

稱進數明繼踵卷部好之說祭
人亦都率以而美以生乎者圓
意嘗間學羈至稍爲遂知其雌
大游山西愁繕暢可窮得命黃
二覽水太潦本兩並擬牋慮人
同青奇守倒皆月爲始書卽物
遊樓絕聘思不間以得則在比
者戲覺余室復得點式漸乎部
亦館生爲不道卷竄卷入此曰
不間乎書通謌十斟僅所何余
韵而所記逐狀五酌五未不屬
少殊習偕置謂偕繼千道卽君
宏方与之以薪聞復餘也昌以
通異學專不書者得言余此所
夙昔皆歷復出已二而亦輩爲
雅鮮稍游作霖接三比心爲小

試不長構局發墨地勤久王
十帖渡江思境欲二盤余余人
餘等能風夜岸刻三川再焚征
夫略作帆關行期里曲應幾政
豈今書便入凡而不風京忘無
猶繙至利靜七行等雪兆坐暇
能閑都過秉十自居阻試矣此
青試已九燭日學停舟學及書
春事七江疾白興遂遠境居置
予畢月抵書畫安舊遭皆停之
衿集中金得人縣余沙山回敝
日一旬陵十声境續石谿都區
事如檢鄉工喧至此間幽又中
咷故山心卷雜楚書行阻携八
擗車轂策及不武性式各余革
耶且文夢人能昌名二番行之

猥寫見市前三吟之卷見归因
襄生之辱後十臘且甚余仍知
諳聲色樓錯卷底日嗜始依科
瑣音所毫舛目擁來之佐居名
屑嗟言無復呂爐嗟已之停之
事貌生擬告追之功十而與
皆妍情實易竣燈竟已又客哉
吾姪皆所久又豈如得卷焉原
私邪吾言首閱憲師卒令比馬
揣正意之尾之自上臺又部牛
世月中色共宵勉督之見某也
間至欲皆卯佐又課可近君貧
所狹豈吾十上閱余惜續十也
必耶之目卷十月喜屬牛率不
齊淫情中省五而且余十角能
之蕩所未湊卷得憲成又卽自

隨晚有所稿此位復酒置焉士石序洋

函其氏蕭奇書末於如怪滻此上天五客上手

次瓊餘樓方泥言犁耶

水皆三始於曉逐渺茫也之事
之不君某嬉廢家茫夫至奔而
無好者太游十所而倍於東蔓
波此於守戲率鄙已予爲聽
樹書此最且而狀噫則公其所
生則書余狀功其此知卿所至
無此實於況屏中書干爲止如
原書大中正乎夫也宝名而水
而至有某學哉有固之士休止
紙今功農乎固可知搜為焉過
之猶焉部某知取離神俊非峽
無如尚威以精是經任優好舟
字天使余部分於在畔時佳爲
而之三於啓勤閑僻生人列下
安無君終余而者爲述才薄灘
鑿雲予此於荒無著異媒語驥





一十美

巴英官



杜琴言

梅子玉

陸未甫



史南湖製譜題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驚豔

第二回 遇夢幻景裝束頌哭

裡草堂奧狀還毒手

坐真車為轎達心

魏聘才逢中誣遇美

第三回 王桂保席上亂飛花

第一回 說新聞傳來新戲

賣煙堂老王毒詐

第二回 碰茶碗小旦撒嬌

三名士雪窗分詠

第三回 一少年粉蝶願詞

袁寶珠引進杜琴言

第四回 富三爺細述華公府

顏夫人快訂良緣

第五回 第二十八回

顏仲貴最工一字對

第六回 梅公子初觀色界

偷傷偷戲園失銀兩

第七回 史南湘獨出五言詩

月夕燈青萬花齊放

第八回 舉中舉酒館開皮包

春夢婆迷情長情短

第九回 第二十九回

三佳人妙悟翻新

第十回 花技約略歲假殺真

顏仲清寒心俠氣

第十一回 六婢女戲言愛青

田春帆傲骨知情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兩心巧印巨眼深情

第十四回 古謫七言琴聲發奏

一味至經淫魔色鬼

第十五回 第十五回

老學士奉命出差

第十六回 老國色天香

魏理才初進華公府

第十七回 許方年瓊筵集客

狎客樓中教風片

第十八回 第二十二回

述淫邪奸謀藏木桶

第十九回 聲錦揚龍舟競渡

第四回

第十二回

造語言使遭冷眼

第十三回

開衷曲暗送同心

第十四回

徐子雲重儻贈禁言

第十五回

見惡札而公子絕交

第十六回

美玉郎卸妝認義父

第十七回

衆英才分解聯集錦

第十八回

裏十一奇方修骨

第十九回

木蘭艇吟出斷鵞詞

第二回

愛申慕田狀元求婚

第三回

改戲文林春喜正譖

第四回

娶妓女魏聘才收場

第五回

舒稿公同室操戈

第六回

蘇東坡結品花鑑

第七回

袁寶珠領袖祝文皇

第八回

蘇東坡令戲董芳

第九回

意外情許三姐認弟

第十回

美玉十一主僕連恩懷

第十一回

梅侍郎獨建屈公祠

第十二回

屈方正威神托夢

第十三回

借芳春蝴蝶皆成夢

第十四回

潘其觀足辱簪

第五回

皇華亭痛灑離情淚

第十六回

教尖解諺太乙數

第十七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十八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十九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一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二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三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四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五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六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七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八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二十九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五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一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二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三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四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五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六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七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八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三十九回

逛運河梅杜再聯情

裡草堂奧狀還毒手

坐真車為轎達心

定情品跳出情閑

裡言說新聞傳來新戲

水榭風廊花能解語

進謠言聘才酬夙怨

妾正伸大闊秋水堂

杜琴言避禍華公府

生離別隱語寄華章

第三十二回

寄家書悔使訓子

第三十三回

還宿債李元茂償錢

第三十四回

集師範綠花生並蒂

第三五回

小說派口罵綱技

第三十六回

行小令一字化為三

論真膺註釋神禹碑

第三十七回

裁藍曲紅豆櫛相思

第三十八回

中奸計易身碎玉燭

第三十九回

對戲名二言增至四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四十回

教尖解諺太乙數

第四十一回

裁藍曲紅豆櫛相思

第四十二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四十三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第四十四回

潘其觀足媚鬧春宮

京師演戲之盛甲於天下。地當五月，連處處茶臺舞榭，在十隊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情態。時聞見其怪，奇，奇，奇，出於理之所無人道，入於情之所所有，遂以游戲之輩，譽為遊戲之人。而遊戲之中，最難堪者，莫用情守禮之君子與義氣潔身自好的俠儒。真含着國風好色，不淫一句，先將紳中子弟，分作十種，就是二箇情字。

一曰情中正

一曰情中上

一曰情中高

一曰情中逸

一曰情中樂

再將私園中名目，分作十種，也是二箇情字。

一曰情中至

一曰情中惠

一曰情中韻

一曰情中澈

一曰情中媚

這都是上等人物，還有那些下人等物，這個情字，便加不上也。指出幾種來。

一曰淫

一曰邪

一曰貪

一曰魔

大概自古及今，兩情於歡樂場中的人，才不外邪正兩途。目所及，筆之於畫，共成六十卷，名曰品花寶鑑。白怡清決

史書，每有賓主，即不雜繢絲連在，濃重淡雅，言務去不苟，作者幾許苦心，毫別開迷令讀者一時快意，正是

一篇警語，從教者。

莫犯金針暗度人。

此書不著姓名，不知何代何年，何地何人所作。書中開首說一極志情之人生，一極達情之子。這人姓梅，名士衡，號九庵，江南金陵人氏。是個閑閑世家，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寓居城南鳴珂里，祖名鼎，官至吏部尚書，其父名良，調官任文華殿大學士三十二代，早傳子業。於十七歲中了進士，入了翰林。迄今已二十九年，年四十六歲。宋世本是公襄經術，復師馬融，音韻，嘗濡毫詞旨，貴屏紛華，諱諱，謂予之似春和雲霧，予却貌如秋浦人。比他為司馬君，實趙孟頫一流人物。夫人文氏，也是金陵大家，為左都御史顏允臣之女，翰林院編修顏廷之妹。凡官人物，故這顏夫人今年四十四歲，真是德容容，齒漱無雙，與梅學士唱隨已二十六年。二十九歲上，嘗夢人授玉，遂生了一個玉郎，取名子玉，號震香。這梅子玉，今年已十七歲了。生得眉如良玉，清秀如珠，口若金卮，滑如良玉，清如金鏡，青如明珠。在胎光采，如華自升，而且天授神奇，將雖富，雖才十

卷一 第一回

一

年譜讀已，萬象萬通。士燮前年告假回鄉，掃墓子玉隨了回去，即入了泮，在本省過了一回鄉試，未中，仍隨任進士，回南不便，遂以上舍生肄業成均，現徙了浙江。一个全名，荀辛性，號畫隱，係士燮師傍門生，是个言行矩的道學先生。顏夫人將此子愛如珍寶，讀書之外，時不離身。空中了鬟，僅歸三十歲，以了裏十五歲以上者，皆不令其服侍。子玉恐萬引誘，而子玉亦能守身如玉。雖在羅綺叢中，卻無耽擱，習氣不佩羅裳，而自脫不備，苟而自華，惟耽友薦師功能刻苦。論今討古，在雲霧自下。有景星慶雲之譽。人以一睹為快。一日，先生有事，欲學子玉正在獨坐，却有两个好友來看他。一個姓顏，名仲青，號竹雲。現年二十三歲，即像已故編修顏莊之子，萬頤夫人之姪。這顏莊在日，與士燮既信，即至親。又有雷陳至，契不侔於三十歲，即赴召玉樓，化夫人鄭氏，急食餌，那時仲清年甫三歲，才學，機智，善在一家。又與鄭氏夫人，諸姓表列。仲清在士燮處到十九歲，上了个副學，是平士燮，其作成於同鄉，同年，現任通政司玉人，入雍家為婿。這王文輝是顏大的表兄，與仲清親上加親，約甚為相得。那一位姓史，史南湘，號竹君，是湖南廣津陽人，現年二十四歲，已中了本省解元。父親史安，曾經現為吏部給事中，這兩人同是才高八斗，才富五車，但兩人的情性，卻又各不相同。仲清是孤高自傲，自白懷將他的學問，與子玉比較起來，子玉竟純粹一路，仲清是曠達，一切人情物理，仲清不過略粗，大概不甚其辭。子玉則鉤深索隱，藉天運精，往往有仲清鄙夷不屑之學。經子玉精講，讀畫隱妙義，環生亦有子玉所深解不得之理。經仲清一言點悟，頓覺曰：「地光明。」這兩人相聚十餘年，其結契之厚，同胞手足，更密，不似。也算全才了。便想來試他一試，即問道：「顏香，我問你，世間能使人娘兒，目動，湯魄的，何物？為最？」子玉答道：「便是少爺至便。」一直引到書房裏，子玉見了仲清，又同子玉進內，見了姑母，然後出來，與南湘坐下，三人講了些話。南湘說：「太夫人耳目雖聰明，但性情，真有好賢棄的，有好冷淡的，也有嫌冷淡的。譬如東山以綠竹為惆悵，而陋室又以綠竹為亂耳。有屏蛾眉而弗御，有撫姬妾以自隨，則毋以悅目之矣。既已有不同，而渴動魄之處，更自難安，能以人之耳目性情，人之耳目性情，南湘道：「不見這麼說，我是指一種人而言。現在這京城裡，人山人海，譬如此位尊貴重，

者與之講官話說官威自頂至踵。一要合官體別可異見，酸萬指大徇掌手足曲背穿肩而呻吟作推諉之趣則可見。市井逐臭之夫許黃白論，市價俗氣重人則可惡更令優渥妓頭粉面無耻之極則可恨。你想凡目中所見的去了這邊還有那一種人子王正得不着他所說甚麼只得說道既然悔悅不在聲色其唯二三知己朝恩素心子仲青大夫已微紅便說道你們休要取笑是這個意思。擡塵泥污衣矣羞難道不可悔耳不可悅目醉醜醜。古言麗句及中難再動。湯曉度南湘矣遠道你總是一間屋子裡說話所見不廣。所悟未化即從執糊取出一本書來述與子王道這是我近刻的大約可以娛悅目動心。曉度者要在此數句仲清笑道你將此書呈於慶春似蘇秦見君主可保的你書十上而說不行。他非但沒有領略此中情味且未見過這個人如何能教他一時索解出來了子王他所誤郭襄不知是什麼好憲悔捐聞一卷書自是曲臺花還有好幾篇序無非聯四儕六之文。南湘曰他不要看序且看所選的人子王見第一箇題的是瑤採珠賦袁寶珠。

珠姓袁氏字瑤卿年十六歲始蘇人練繡聯部善丹青。曉度吟味其演猶摘空華藻屬鳥聲等語。曉度問曰：「君在聯錦班麼？」王道：「我不信這是竹君撒謊。」今年我也不看過一天的戲。曉度見小旦中有這樣好人。南湘道：「你那天看的不知是什麼班子？自然沒有好的了。」子王再看第一題的是瑤臺夢影。曉度問曰：

蕙芳姓蘇氏字媚香年十七歲姑蘇人練聯錦部。王膏冰肌錦心繡口。工書法雖片紙尺綢士大夫爭賞之如渴。喜心為宿骨遍沈水之香。今傳媚香瑤瑞月之月當嘗製諸舞蠅小裏雲閣諸戲微然又一揚太真也。即使陳鴻入潼關。未能繪其聲容。看山作歌豈足形且彷彿好美若渴遇惠如仇。真守白圭之潔而潔素絲之貞者半致之。嫣然猶其餘韻耳。故之詩曰：

卷一

第一回

二

風流林下久傳撫蘇小生來獨將仙骨撫嬌柔。圖絳雪隨風散作千秋兒女愁。

再看第三題的是瑤碧海瑞枝陸香蘭。心為宿骨遍沈水之香。今傳媚香瑤瑞月之月當嘗製諸舞蠅小裏雲閣諸戲微然又一揚太真也。即使陳鴻入潼關。未能繪其聲容。看山作歌豈足形且彷彿好美若渴遇惠如仇。真守白圭之潔而潔素絲之貞者半致之。嫣然猶其餘韻耳。故之詩曰：

蕙芳姓金氏字媚香年十五歲姑蘇人練聯錦部。王膏冰肌錦心繡口。工書法雖片紙尺綢士大夫爭賞之如渴。喜心為宿骨遍沈水之香。今傳媚香瑤瑞月之月當嘗製諸舞蠅小裏雲閣諸戲微然又一揚太真也。即使陳鴻入潼關。未能繪其聲容。看山作歌豈足形且彷彿好美若渴遇惠如仇。真守白圭之潔而潔素絲之貞者半致之。嫣然猶其餘韻耳。故之詩曰：

王一杯姓李氏字珮仙年十五歲揚州人練聯珠部。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吟咏工綠竹圍棋馬首皆精絕。一時東坡海舟草堂寄居寺戲思皆足動人。且瓊樹朝金蓮步秀有臨春結綺之遺韻矣。爲之詩曰：

纏纏一片彩雲飛。雪迎風何處。依依金粟舞。衣重云雁蕩。垂六銖衣。若答輸回那。輸勝恰稱花。采金步媛使無情。更無語。當場窄步已魂消。

再看第五題的是玉樹臨風李玉林。

王一杯姓李氏字珮仙年十五歲揚州人練聯珠部。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吟咏工綠竹圍棋馬首皆精絕。一時東坡海舟草堂寄居寺戲思皆足動人。且瓊樹朝金蓮步秀有臨春結綺之遺韻矣。爲之詩曰：

舞袖長拖艷若霞。飛成繁縝雪。待兒夫上臨春閣。要聞南朝張龍華。碧香心酒半酣。妙絕週月。一切三動人最是。陽關曲曉得征天恨不堪。

再看牆上題的是大樹銀花王廟保

蘭保姓王字靜安十七歲揚州人肄錦部駕若鴻鵠苦游龍池翰墨武捷性大烈不居家嘗置其玉中之璣珮有聲者其淩雙紅記益令青門諸詞苑為聯璧實金鑑衣銷金紫不羣紅繡著小雲錦靴自能歌妙句如火如錦如雲真紅綠後身也其刻尤過今殺丹譖戲寵情一往如見巾幘身有天下事富貴亦微私語囁鳴真卿女美豎柔嬌嬈之中綺羅室光之勝得此君一住如聽李二郎擊鶯歌作漁陽三颶洞子頃刻間丹青亦化爲之詩曰

俠骨柔情世所難，隨紅袖倚闌干。平生知己無須喚，請把龍紋仔細看。

再看第七題的是秋水芙蓉玉桂保

桂保即蘭保之弟名香十五歲與兄同部化蘭斯繁如花解語明眸善目皓流芳嬌嬈自出天真嬌憨皆生風趣能韻玉牙相言行令諸翁戲蘭人雖寂寥寡歡者見之亦為暢滿意能娛媚而目為麗圓其演喬齡一齋香譚紅醉令潘騎省心醉欲死矣不深相約討教持詠諸小酌如嬌鳥春晴橫波修黛觀者增之數重使寶座地時人評論象蘇如霓裳羽衣此則坐審迥音其趣不同其妙一也為之詩曰

盈十五又五風流巧水搖金玉解帶當嬌嬈太無難到無人處學春桃。

我欲當題乞素雲一時聲價偏傳聞紅牙拍到消魂檀口清歌白練裙。

再看第八題的是天上玉廊林春喜

春喜姓林父字小梅年十四歲姑蘇人肄錦部好花含萼明珠出生胎十二歲入班迄今將二年精於聲律兼通文墨生旦並作所演香子諸調而機音奇異幼彈琴等戲長眉秀麗如見烏衣子弟佩紫羅青霞裏有粉飾令人真有直替之矣其膚暇皆可觀數年後黃金獨出頭地價重連城也為之詩曰

別有人間博粉郎，銷金為飾玉為妝。石麟天上原無價，塵麝香侍玉天王。

燒嘴歌喉骨不休黃金爭擇作爆頭王即偶偶半車出十里珠簾盡上鉤。

子玉香了占是笑一下第一詞南湘問道你何以不可可否子玉道大凡論人雖難免粉飾不可過於失禮若謂此里真

卷一 第一回

三

可惜了這副筆墨我想此輩中人斷無全璧以色事人不求真媚必不直諭汎朝奉暮變色目白齒強天假歡嬌是愛此身既難自潔而此志亦為大卑再棄之生於貧賤長在卑污耳目既敗胸次日小所學者婢奴頗所工者詛浪失敬就使金澤為工備摹得能不一過上臺時於一個麒麟推充個沒字碑豈有出汚況而不津隨狂流而不下者且即有二谷可取一枝所長是猶折錦機之線無補於蠻鍊鎗水之刀不良於伐木其職誠濶出言無章其骨節少文舉動背俗故色雖美而不華肌雖白而不潔神雖妍而不秀有此數病焉得為佳若夫紅顏弱質全屬嬌嬈未嘗純陰性含至靜故膏肓肌膚清血榮神氣靜色儼然婉媚眉目自可其清揚聲音自成其嬌細姿致動作妙出自天然精彩無獨造方可稱為美人為佳人今以紅顏上演古之絕代傾城直所謂刻画無塵唐宋西子所以我不顧看小旦戲甯未老曰翻可舒盞心胸足助歡笑云兄不惜筆墨竭力鋪張恐若舉增人便古人抱怨竊為五兄弟有所不取這一番話把個史南湘說出氣不伸有說道慶香之論未嘗不是而竹君之選也甚平允但慶香不知天地間有此數人譬如搜羅神之紀幽怪之書而必欲使人肯信其有又誰肯信是是非見其人不可我們明日同他出去細指一二與他說了他極信這個人花言巧語我相處庚子一見這些人必能言識的天地之靈秀何所不鐘若謂僅鐘才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可見庚子不專屬於女子男子中未必無絕色如漢冲帝今全國之擇頭善唐武后時張良之施朱傅粉不獨潘安仁衛叔寶之昭音一時也明矣。子玉聽了心稍激動南湘道且僅此草木向陽有花草皆有此詞惟住人之水都分註云佳人指懷玉後漫畫尚書令陸闇矣如王美數曰南方多佳人晉史陶鑿汪謂其如那女子固矣究不免些粉脂金翠豈有女子稱男子為佳人者如行春時寶治垂蕪作瓊瑤圖者不能盡道其妙也

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可見庚子不專屬於女子男子中未必無絕色如漢冲帝今全國之擇頭善唐武后時張良之施朱傅粉不獨潘安仁衛叔寶之昭音一時也明矣。子玉聽了心稍激動南湘道且僅此草木向陽有花草皆有此詞惟住人之水都分註云佳人指懷玉後漫畫尚書令陸闇矣如王美數曰南方多佳人晉史陶鑿汪謂其如那女子固矣究不免些粉脂金翠豈有女子稱男子為佳人者如行春時寶治垂蕪作瓊瑤圖者不能盡道其妙也

容貌難道還說不好你如今叫你家裡那些丫頭們來同在這裡一瞧自然你也有得出手好反訴不說他們生得好自己愧不如只這一句你就明白了子玉不覺臉紅細想此言也頗有理難道小旦真有這樣好的既而又想天地之大何所有有喜父母之擇人遂賦以美材就是西子也曾負載浣紗而楊太真且作女道士甚至於主人中傳名者一半生

於青樓舞曲，或者天生這一種人以快人間的心目也未可知，但聽其字句，自當立志，不能得所，文不無利説，並道了

輪盤賭注，則未可信便如有所思默然不語，南湘狂笑了一會，說這麼事，此時難知，我再去請別人罷，仲齊去了，子玉送家歸來，又將南湘的花還戰戰的一相，再相後面看過的底，見過的小旦，一毫不對他，以為安言，借此以自消遣的便也不放在心上了。李先生回來，仍在書房念了一會書，天大黑，然後叫去，過了兩日，子玉於早飯後，去了半天，便去回看南湘，仲清累過，南湘夫人見今日天氣寒冷，起了胡風，且是月月中旬，便叫家人，始鋪設，出副菊枕的綉制，表與他，穿了才付車裡，換了白狐坎，暖圍兩個小使，一個荷包，一個後兒，時了馬光到他，表每舅王通政宅，內適值通政出門去了，通政的少君出來，迎接王通政的少君，名字輩叫個淘字，號潤屋，年方二十，歲生得一表作九，曹學後，雅文既極，精通心地，大為深厚，到了他上舍生在北閣鄉，與子玉是表弟兄，為莫逆之交，接進了子玉，先同到內裡去，見了表母舅黃氏夫人，這夫人已是丈輝嬌好的，今年四十歲，又見了王恂的妻室，孫氏，那是表妹，有個個華麗，沒有出來，因稱得他，人前日說，那子玉的好處，其口風似要與他聯姻的話，所以不問出來，見了子玉，見子玉真是一回，一同又回留他，坐了，問了一會家常話，子玉退後，後同王恂到了書房，問起仲清，高唱南湘請去，子玉說，題前日所見南湘的花還，於牛寶玉，竹君的花還，據貴幾句話，還不過略，大概而子玉心裡甚異，難道現在真有這些人，又想這二人，也不是容易說人好的，何以說到這幾個，大都是心口如一，總要眼見了纔信，不外總是他們的偏見，便說道：我恰不常聽，戲是以球於物色，你何不同我而言，高，恐說不到何以為失，現任在那些事，自得了這番品題，文長了些聲價，你也應該見過，這些人，子玉聽了，知王恂去，去，兩韵戲，使我膚膚，眼界，王恂道：很好，即吩咐，套了車備了馬，就隨身便服，子玉也叫雲兒，拿帽來，換了王恂道：那花還，錦有六個聯珠，只有兩個自外，腳鍊了，即同子玉到了戲園，子玉一進門，見人山人海，坐滿了一圓，便有些懊悔，不願進去，王恂引他從人縫隙側著身子，擠到了臺口，子玉見滿池子坐的，沒有一個好人，樓上樓下，略有些像樣，好不心煩，如坐針氈，王恂說完了話，坐正了，子玉想要回去，尚未說出，見一人領著一個相，笑嘻嘻的走過來，請了兩個女僕，捧在桌子中，坐了，王恂也不認識的，子玉見那相公約有五六十歲，生得養顏，臉上露著兩塊大孤瘤，兩個女僕，捧在桌子中，坐了，王恂也不住自己，山骨，傳得無趣，說道：今日來遲了，耽了一天，些腳，一望見對面，一輛車，裡坐着一個老年的外面，坐了兩個妙童，都不過十四五歲，一個已似海空，嬌艷，無比眉目，自然，一個真是天上神仙，人間絕色，以王為骨，以月為魂，以冰為情，以珠光寶氣為神，子玉覺得呆了，不知怎樣把簾子掀開，掀開，而望那兩個妙童，也四目登澄的看，他那兩個絕色的更替，簇眸，望對者，子玉出神，子玉驚得，搔目，瞧那車，各自分路，而回，子玉心裡口笑，不知何以，以這些人為幾個，小旦，倒側身，神目，睛，亮，不分，說或如今有個真正絕色，不，怕他們，倒說不好了，一路，忽然到一處，擋了車子，王恂得簾中一陣，清香，非常，芬芳，便從簾子上玻璃窗內，佳子，玉心裡有些猶豫，擰起來，似像見過這人的相貌，好像一個人，再想不起了，心裡相這些，孩子是什麼人，像戲班子一樣，但服飾又不華美，那一個真可稱古今，少有天下無雙，他既具此美貌，何以倒又服御不鮮，這般大景，呢，真委曲了此人，當以廣寒宮時之宜，特飼金堂，羽蓋，即稱其美，這麼有來有目，其實的一句，音是空空，把方，然這個保珠，比他做他的，榮耀也，還不配子玉，一路想到人家，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卷一 第一回

四

話說子玉在車裡一路認那所見的絕色，差遣到了家門口一車三馬，請得王通政的家人，知道通政在此便進到來，書房見他人，親陪者王文輝在那裡說話上前見了，說道方纔到弟第來請王文輝，大爺可有的道我一早出來遠來到家子玉站在一旁，見文輝設開同年團拜已定，聯錦班在姑蘇會館唱戲，這回怕不名現在後任與差的，不少大約不過三四桌人，海學士道：南歸海連捕雲南歸列侯奉命山石，其餘學生有二人，司道出京者三人餘下，不過少前數人大的送不滿四席了，王文輝又到裡頭去見了一顧，人從此道了兄弟常閒話，即提醒他，人還留了一篇尚未字人託士慶，留心物色，士慶答應隨說，選擇女婿也是一件難事，僅有外貌甚好，內裡平常也有小時，聰明大來，瘦削的顏夫人，接口說道：這總是各人的姻緣，但據女郎難就是要尋你外甥女，不外甥女，是不容易的，文輝道要像外甥這樣好的那裡去選呢？正說著，見一個婦人，手裡拿着兩個紅帖，走進二門，士慶道：有誰來了？伴婦將帖呈上，說道門上說是家鄉來的，現在二門外，半個話，士慶看時，一個全帖上寫著，是裏姓魏聘，不圖寫下晚學先生，元茂士慶道稱呼是小門生，不知那裡來的，這魏聘才又是誰呢？王文輝道：世萬姪，不要是魏氏，是王益深，士慶道：只怕是的，今年夏間接著老仁的信，說要打發他兒子進京，弄一小功名，計我收留的，話若老魏人品實在下作，惟在你我面上，還有點真情，大爺道：若論老魏府是个上等聰明人，要發科甲也很可的，就是陰陽錯，成了個渾皮，本既是他的兒子，送來投奔老弟，也是義無所辭的，士慶道：梅聘進來，果然他是個西席先生，士慶吩咐進來，果然他一個是西席先生，士慶先生之子，吩咐梅聘請他們在花廳上坐，說我收來，魏聘就起身告辭，士慶送到門口，轉身到花廳，舉頭一看，跟班的到書房，請少爺出來，立即跨進花廳，見上首站的一個少年，身材瘦小，面白伶俐，首一個身材，本滿面微黃，濃眉俊目，規規約有一十幾歲光景，那上首的踏步上前，滿面笑容，口稱：老伯跪下，叩頭，士慶連禮不迭，起來了，道老世台的尊號，與公尊稱是一模一樣，聘才正要答應，元茂才高高的，拱了拱，然後徐徐跪下，如拜神的拜了四拜，士慶兩手扶起，說道：你令尊正盼望你來，路辛苦了，那年元茂軒唇動齒的，叫：唔了一句，也聽不明白，士慶讓他們坐了，聘才道：家父深恩，老伯厚恩，銘刻五內，特叫小姐進來，給老伯和老伯母請安，還要進來給老伯和老伯母請安，還要進來給老伯和老伯母請安，許願收拾書房，後身另院，了稿，士慶即叫子玉引元茂去見他父親，子玉即同了元茂，聘才到書房去了，士慶吩咐家人，許願收拾書房，後身另院，兩間屋子，給他們暫且住下，又吩咐同了他們的來人，去搬取行李，才到上房去了，這子玉引魏二人到了書房。

卷一 第三回

五

恰好已知道他兒子來了，等他叩見過了，然後，魏聘才見禮，問了姓名，性，全讓他上坐，聘才只是不肯，子玉相了一相，先生生子，乍見，定然有些說話，就引聘才到對面房內，坐下，雪兒與俊兒，送了茶，聘才笑道：世兄可速領得，小弟處，玉道：西書的很實在，想不起了，聘才笑道：從來說貴人多忘事，是不差的，那一年，世兄同著老伯母進京，小弟送到船上，世兄雙手拉住，睡，必定要叫小弟，同伴進京，老伯母好容易哄騙才，纔放手，難道還不記得了？子玉笑道：題起來，却也有些記憶，那時弟口得五歲，似乎仁兄名字，有個珍字，聘才道：正是我原說，像君兄這樣天聰明的人，既蒙家母愛，忘不了的，子玉問道：仁兄同世兄來，不是水路來的，聘才道：雖是坐船，還算水陸並行，說也話長，既在這裡叨擾，容小弟慢慢的細講，正說着，自言自語，來請飯，遂一同到書房來，性全讓聘才，才肯停，仍讓先生坐次，聘才，元茂與子玉坐在下，回席間，性全問起一路來的光景，又謝聘才，應聘才謙道：未又替，我已許多好處，屬全之慶，喜，他道是兒子或者長了些，元茂問着頭，不敢言語，用完了晚飯，那时，李元茂跟了過去，子玉送他，他好，子玉與聘才，閑談，聘才問道：京裡的戲，是申於天下的，聽得說那些小角，稱呼相公，好不揚氣，就是王公大人，與他們並起坐，於那中，李官倒還有些丟，已結婚了，他的像，借指他的聲譽，在江湖面前吹噓，叫他陪一天酒，要與他幾十兩銀子，那小旦，謝也不謝，是有的，有之，但我不出門，所以也不大知道，外面的事，聘才也是這一天，到京的，子玉道：怎麼，神仙落凡，聘才道：這神仙裡頭，只怕是要還還呢，若是下洞的神仙，恐還變不出這個模樣，京裡有個什麼四大名班，請了一個教師，到處買了十個孩子，都不過十四五五歲，還有十二三歲的，因個太平船，由水路進京，我從家鄉起身，搭了客貨船到了揚州，在一个店裡遇見了這位李世，只說起來，也是利

這哩求的就結了伴同走本來要趁早回軍營過宵夜那個便船從水路來還遇了這兩個戲子船在蘇州那個教師

姓葉叫叶林是蘇州人從前在過秦淮河下家河裡教個曲子我認得他承他好意就叫我搭他的船進京在運河裡拉船船檣就去了四個多月見他們天天的學戲倒也聽會了許多我們這個船上還有五個孩子有的有兩個一個

小旦叫琪官年四十歲他的顏色就像花粉和了胭脂水勾勻的樣成一彈就破的另有一股清氣量在眉梢眼角裡頭唱起戲來比那畫眉黃鸝的聲音還要清晰幾分這已經算個絕色了更有一個閨門旦的叫琴官年十五歲十五歲

了他的好處真教我說不出來要將世間的顏色他也没有這個顏色要將古時候的人美比他我又沒有見過古時候的美人世間的活美人是再沒有這樣好的就是畫師畫的美人也畫不到這樣的神眉目他姓杜或者就是杜麗娘這還不然就是杜蘭香下嫁除了這兩個姓杜的也就沒有第三個了子子不覺起來心裡想道他這般相貌是不可信的但他形容這兩個人倒可以移到我前日車裡所見的那兩個身上倒是一毫不錯的世間既生了這兩個怎麼

還能再生兩個出來斷無是理不必信他即說道吾兄說得這樣好天下只怕真沒這個人聘才道這是你可以見得他的他們與我同一天到京此時自然已經進了班子難道將來不上台唱戲的時日吾兄只見了才信小弟這對眼睛是個讓寶回同不是輕易贊好的就是一樣這兩個相貌好了脾氣恰不好這你怎樣已結他要他一句好言好語也不能那一箇更古怪他索性不理人若問了他他鈔話他就氣得要哭出來只怕這種性情到京裡來也沒人喜懼若論相貌就算京城裡有好相公也總壓不下他恐要比不上他呢子王心裡想道他說這兩個人與他同一天進京我那日看見那兩人之後他就到了不要他說的就是我九的那一班人却像從南邊來的模樣便又問道你說那個頂好的叫什麼名字聘才道叫琴官那個叫琪官子王道琴官進城那一天穿的什麼衣服也不過都是藍繡細皮襪子白底腰帶子玉兒衣服已經變了又問他一人一個單呢連與人同坐一個車聘才道他與琪官並林同坐一個車那車圍是藍布的玉兒也是白的子王又道那駕林有多少威勢大呼道五十以外子玉不妄相手笑道我見過這兩人你果然看得不錯真算絕色了聘才大樂道如何你既見過了子王就將那日擇了路日四輛都是些孩子頭一輛就是連三不人那琪官已經好了那琴官可說天下無雙聘才樂得不得便又問道北京裡那些紅公公棋子玉天拉住道宣敢作什麼行這樣大禮那一天你們到京我就知道了可是任金親母鐵處處的聘才答應了是大權在諸位老伯陰之下一切全仗栽培家會吩咐竹過小娃說大人的尊親必要在至極說如今拜識拜識請來可以提拔寒窯誰能取出書子來便李皇上大喜一子接着看看信面就放下哈哈大笑道你今尊怎麼這樣疏遠我寫起大人參政來又嘆口氣道可惜了令尊這一子好八股那一年與我同進進士中那一科你令尊本要中解元的已經定了一子考忽忽看見那本卷面書寫了一把刀一枝筆落處一圓墨寢直印到底揭開看時像一個人頭顛倒下去越看越像眉目都有了因此他捐了陰陽使了人也不曉得令尊何意這一管好筆不做文章去做狀子至今还是个窮秀才也沒見他發過財每一任學台出京我總忙他的不當做那勾當當才道此刻家人在我一個監務裡司事第處館就展卷大聲道這個老頭子不及接老伯送其便自回梅宅不題且說仲清到自己房中吃了飯鄉其妻家參軍講了些話來到王衙書齋恰值王恂才向剛說得兩句話有王恂兩個阿舅來看望一個叫孫瑞

舉進去這宿就把聘才的話想了一遍又將車中所用樓櫈神情細細端摹一回然後睡着自此子玉待聘才更加親

屢次空聘才帶了他的小子四斤將王文輝的信走過去道大揮一早出門未回玉袖也不在家只得請仲清會了聘才見

仲清一表非凡敍了一番寒溫知是文輝之婿又是士家的內媒不勝恭惟一番正要告辭只見一個跟班捧着一包

衣服進來說老爺回來了聘才只得坐下停了一會禮得外面有說話聲音像是王琪官唱戲的話然後就聲東風一

個大臉花白長鬚三品服飾盡露其底是亂走將進來聘才知是主人連忙上前作揖叫王文輝

禮物道前年魏府尊進了江風出京時間我要個朋友我就薦了令尊他一口答應說要請的像我不見你令尊的信

讓聘才坐下自己就盤起腿來仲清坐在靠窗上聘才見這大模大樣的架勢心裡尋思了一籌幕後站起來道小姐

在諸位老伯陰之下一切全仗栽培家會吩咐竹過小娃說大人的尊親必要在至極說如今拜識拜識請來可以

提拔寒窯誰能取出書子來便李皇上大喜一子接着看看信面就放下哈哈大笑道你今尊怎麼這樣疏遠我寫起大

人參政來又嘆口氣道可惜了令尊這一子好八股那一年與我同進進士中那一科你令尊本要中解元的已經定

了一子考忽忽看見那本卷面書寫了一把刀一枝筆落處一圓墨寢直印到底揭開看時像一個人頭顛倒下去越

看越像眉目都有了因此他捐了陰陽使了人也不曉得令尊何意這一管好筆不做文章去做狀子至今还是个窮

秀才也沒見他發過財每一任學台出京我總忙他的不當做那勾當當才道此刻家人在我一個監務裡司事第處館就

展卷大聲道這個老頭子不及接老伯送其便自回梅宅不題且說仲清到自己房中吃了

飯鄉其妻家參軍講了些話來到王衙書齋恰值王恂才向剛說得兩句話有王恂兩個阿舅來看望一個叫孫瑞

舉進去這宿就把聘才的話想了一遍又將車中所用樓櫈神情細細端摹一回然後睡着自此子玉待聘才更加親

屢次空聘才帶了他的小子四斤將王文輝的信走過去道大揮一早出門未回玉袖也不在家只得請仲清會了聘才見

仲清一表非凡敍了一番寒溫知是文輝之婿又是士家的內媒不勝恭惟一番正要告辭只見一個跟班捧着一包

衣服進來說老爺回來了聘才只得坐下停了一會禮得外面有說話聲音像是王琪官唱戲的話然後就聲東風一

個大臉花白長鬚三品服飾盡露其底是亂走將進來聘才知是主人連忙上前作揖叫王文輝

禮物道前年魏府尊進了江風出京時間我要個朋友我就薦了令尊他一口答應說要請的像我不見你令尊的信

讓聘才坐下自己就盤起腿來仲清坐在靠窗上聘才見這大模大樣的架勢心裡尋思了一籌幕後站起來道小姐

在諸位老伯陰之下一切全仗栽培家會吩咐竹過小娃說大人的尊親必要在至極說如今拜識拜識請來可以

一個叫孫嗣元本是王文輝同鄉同年孫亮功即之子這嗣微嗣六兩個真所謂難兄難弟將他們的外貌內在都極其相似來真有天淵之隔這嗣微生得縮頭縮臉臉色倒白淨就是肺火太重一年四季總是滿臉的紅彤彤已堆得面無餘地而異上更之變了一個紅鼻子年紀倒有二十五歲五經還不曾念及文理甚是通彻又酷好揮毫口之才也高風可掬有個蘇州人賣生高品與他相熟送他兩個綱名一個是蠻蛇子又因他那副紅鼻子有時擦得放光透亮又叫做起陽狗腎子弟嗣元生得烏黑發齒又是箇眼眼皮石邊一隻眼睛高高地起像是一碌半圓了不圖文理乃只不相上下欲善批評乃只的不通又犯了口吃的毛病有時張開來眼睛又大又紅著急說不清整高品也送他一個混賬叫做蠻頭變聲這兩個廢物直是一對是日來到王宅遇文輝客至請到了王恂即同他到書房內來作清談避不及戶得見了同王恂陪着坐下嗣微先對王恂說道今日天朗氣清可以人不如鳥乎呢王恂笑奉着的王恂伸青筋不住要笑嗣微又對王恂說道借尊駕出門不知去向若不是僞飛飛而知還則雖引而射之亦徒嗟人之莫矣仲清正要說道那朋友你這話說錯了怎麼把鳥來比起來你你還要將箭射射他那却更會有此理嗣微道老二到底瞧中空空如也不知連他羞矣妙是我腰帶便使不啻若自清其口出這句鳥倦飛而知還是出在古文觀止上的說若說不可以人不如鳥乎呢王恂道正其衣冠然而來道天下也有這樣蠢材便道大奇的鳥還不如大哥哥要曉得精勤先生此言是引以自喻的嗣微側耳而聽又說道老兄所看的古文觀止只怕是翻板的小弟記得還真做這篇古文是小姓的並不是姓秦王恂忍不住發作解手出去報者傳失了一會仲清笑道大哥哥實在謂博之至那做古文的姓都知道嗣微道仲清果真佩服他便意氣揚揚臉上的紅臉如出花灌了紫一樣顯得是漫溢起來便對嗣元道二但凡我們讀書人天分記性是並行不悖缺一不可的嗣元道敢啟子若不是記性好也不不把狗來對人若不是天分好也不把牛來對先生了說着大汗那隻承眼皮的眼睛已滴下淚來嗣微生了氣兩腮鼓起就像蘋虧一樣仲清故意問道想必兄又是引經據典倒要請教請我嗣元道論論文理呢兄到底多讀兩年書小小弟原赶趁不上但是錯的地方極多有一天先生出出了一個對是叫將書對書的上對是人能宏道家家家家都對得快寫了出來是狗狗無恒心先生道這不是書家家家道孟子上的先生道豈宜有此理家口口當先生志士便樂樂得了不得連忙翻翻翻出來看原來是草字頭的苟字不是反大字的狗字仲清笑了笑道若不是嗣微說錯了倒是

卷一 第二回

七

一副好對子嗣元道又一日先生出了一道做想講題題目及先生將何之家就就就將牛何之做了起頭先生拿筆又叉又了幾叉痛罵了一頓這一番說得嗣微羞怒難耐便在屋子裡亂跳起來說道屁話屁話便起身告辭王恂也恐他們兄弟開氣不便挽留仲清送了出来剛到二門口可巧碰上搖亮進來孫氏兄弟站在一邊王恂仲清上前見了禮寒功問道客到齊了麼王恂道沒有仲清看見功難是個紫褐色扁頭頭圓且正五官端正又有了幾根銀鬚兩位賢郎好看多了亮功正要與他講話見了仲直王桂保進來見了亮功並王恂仲清也站在邊亮功看見桂保對他兒子說道你們回去不要說什麼嗣微兄弟會意是孟子上的先生道豈宜有此理家口口當先生志士便樂樂來大家換了衣裳在書房內晚飯對蘭談說王恂道我們這兩位舅兄貢可入傳無難讀的仲清道為什麼同胞兄弟緣毫不像假使尊夫人生了這樣嘴臉那就說你受罪了王恂道幸虧內人是如今這位母生的不曉得我們還有個大娘子在家是個大老頭的白髮那是不能嫁人的差不多少有三十歲了仲清聞道聽得父母晝異常未知果否王恂道這個聰明兒卻也少有的最長因孫親使將兵員外方獻了首席對面是光祿寺少卿周爵爵暨寧南御史陸宗元坐了第三席王桂保坐了第四席文輝坐了主席桂保斟了一巡酒楊方敬命他入席對着王文輝坐下了文輝問道哥哥關係為什麼不來桂保道日本都在怡園度了一天徐老爺知道這裡請客了打發來我的蘭深宵功始不喫桂保要進來也喝上了幾杯文輝道這徐處士也算人間第一個快樂人王陸宗元道聽說他這個怡園共化了五十多萬銀子總造成場方戲道本來地方也大也使得過不精微文輝道我前月逛了一天還沒有逛到一半桂保道我們今日逛到海城東風昨夜樓處這兩處就有正百間屋宇實在這等處奇極了幾幾乎逛去不出來孫功道你應該打个地洞藏在裡頭說得大家都丟桂保道你會罵人便斟了一大酒杯來討他亮功去搖亮功吃完後把個令孫桂保道打擂最好什麼都放得一杯三關罷陸宗元道未免太少些你們一杯兩關我們都是一杯一開何俱各承允桂保伸出一個拳來問文輝吃多少杯文輝道不必累贅我們六個人竟以一杯為率不必增減任他一杯化作幾杯就是沒有了响雷聲當那個猜著就依今而行最易戴桂保便問楊方敬道一杯怎樣喝楊方敬道一杯化作三杯我敬拳又問孫亮功第二人

林生樣唱。成功都裝作小旦。敬人周錫爵道：我們這樣的爺子倒有些難。致成功道：只要做作得好，便有新意。不好，
早人明陞生元道：「第二不況是宗元道已派了人。」把戲到誰就是誰。誰道這樣便宜了。又問周錫爵道：五六兩一杯，

什么人周錫鈞道兩杯化作一杯，說了聲謝，接着問文輝這幾個大牌過一個順手便開完功道幾個死功伸着兩指這就是兩個挂保天送好猜手一猜就着。放開手看時正是兩個。這取了三杯子斟滿了酒放在裏面。周錫鈞道我是千杯說過的。道勢起來再講可响了。三响是功道這是楊四兄的令就和你賜方敗輸了三拳。傳達今日舉運不往讓了。你罷第二三杯即係你自己的令便道這幾小口倒是作法自與了也罷讓我來取。兩個人隨站起來左手不酉右酉。两只手都倒立了。兩口。笑迷迷次要細步的走到楊方跟前。約了一個安撫檻橋前的道場。楊四爺

一杯酒後，才嘗到說不見得，把眼睛一下裡震了一轉，突然想起錯在內京，誰入的醉船，不得含辱大笑，接着笑得如花枝亂顫，方歎得飲了一杯。那急功近利的一枝梅花插在帽邊，又取了个大打，捨手離脚的走到陸宗沅面前，斟了一杯送到陸宗沅爺是向來疼我的，敬他這一杯，陸宗沅道：這大杯如何使得？你急功近利，老爺要吃皮杯的，說罷，一臉狠人相，竟連聲也不聽，站起來，笑道：這不急勞，請大家狂妄起來，真如此不住要笑，誰不負責？陸宗沅一臉狠人相，竟連聲也不聽，站起來，笑道：這不急勞，請大家狂妄起來，真如此不住要笑，誰不負責？陸宗沅一臉狠人相，竟連聲也不聽，站起來，笑道：這不急勞，請大家狂妄起來，真如此不住要笑，誰不負責？

這個極該第五六杯是飛花令探亮功，看桂保道：「豈宜重閒後度，數一數又是自飲亮功道。」周錫爵改一句罷，人道：「這話不斷使不得。改一句罰十桂保，」說了一杯酒，請孫老爹後座，花飲酒，那人取了又亮亮功，把桂保擰了一把，喝了一手，是玉元輝龍鯤桂保，把嘴向孫亮功一吸，揮臂便進桃花細連楊花落鵝鵠，陸宗沂添亮亮功，各一杯，陸宗元因亮功噴了他酒，便道：「無可奈何花落去，擇聲揚方敵便道索性。」一響，兩杯龍鯤亮功道，很好，你說罷方敵道：「笑隔荷花共人語，桂保醉了兩杯，添亮功，喝了輪着桂保飛花想了一想，說道：「好，將花下承全粉敷到又是亮亮功，眾人說好。亮功道：「不好，不好，這句是杜撰的，不是古人詩。桂保道：「怎麼是杜撰？現在是陸龜蒙的詩。周錫爵道：「不錯的，你不能不喝。」周亮功道：「他想半天有心飛到我的，他若能隨口說兩句飛着我，我就喝。」桂保道：「麼你不要賴亮功道，不賴不賴桂保，連說了三句，道：「月滿花香，記得無數，萬花前酒半酣，擇聲上花枝，獨眼眾人拍手稱妙，亮功無法，倒飲了三个半杯，一杯是周錫爵，便道：「飛花最難，桂保亮功道：「你們好麼，大家齊心，都叫我一個人喝酒，要我代你喝。」周錫爵不肯，本功道：「我再裝作小白兔，如何周錫爵道：「讓！」我罷，我代喝就是了。」說得大家笑，桂保笑道：「這人飛花不公，我有一個

卷一 第二回

卷之三

試吹一吹不知落到誰桂保故意望外一望說道孩兒命家裡打發人來了亮功扭轉臉去時桂保對著他臉一吹將此三花絃貼得他一臉亮功酒多了出來因此花絃粘住了一瓣還吹進去鼻孔打了個噴嚏惹得衆人太笑聲落處這花絃好不用上粉搽亮功連忙抹下這邊桂保猶飛了一句道自有閨花一面奏衆人又笑了又幫亮功要是渴求不怪桂保恰好真見一個跟班進來添了亮功耳邊說了兩句亮功答時失色便道你先回去我即刻就回便向王文輝送酒已多了快吃飯罷大輝與座客均各會意聽頭微一桂保道准是太太打發人來回去了是裏頭燈的衆人又大了一陣文輝還好麼連眾人一齊打趣在內亮功罰了一杯桂保屁承氣流的催飯大家吃完洗漱畢就隨著亮功同裝大爺去了桂保二十兩銀子桂保謝了走到書房來找王仲恂商討了一會說道我們班裡新來了兩個一個叫琪官。生得眉清目秀怕史竹君的化運又要翻刻了先生了一會也自回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第三回 青燈老屋玉案作
砸柴沉小旦播嬌
話說鵝才回來，身上已吃過飯了。正有躊躇，到外面館子上去吃點心，走到床房門口，忽見一個小廝，拖着一個大方盤，放了一隻火鍋，兩盤熟食，到他牀前，送進去了。隨後見有管事的，許順跟着，進去了。見了鵝才，便問大爺用過飯沒，有時不道。總從外頭送信回來的，許順道：「沒用飯。何不就請在床房吃呢？」這許順大婦是福夫人賄房過來的。一切銀錢賬目，自己經手，鵝才進了帳房，許順要讓鵝才先吃，吃鴨才不肯。拉他同坐，吃了飯，許順泡了一碗酸茶，遞給鵝才，說了一會閒話，接着，到未初，偶然看見一個紫衣書架上，有幾本殘書，順手取了兩本，看時，却是抄寫的曲本，無非是牡丹亭、長生殿上的幾首曲子，又取一本薄薄的二三十頁，却是刻板的人，看來，是連絡着像品題小的，再拿幾本，有時是不全的，歌白美美，曉了這兩本書，是自己的意想，來音律是講究的，許順道：「那裡懂什麼音律？不知是那個命懶，在這裡的鵝才，要借去，看那分順道，不曾拿去，聽才細了出來，到自己房裡，坐在炕上，取那本花蓮，看了一會，記清了八個名氏，一面相還，原不一樣，有這樣好小旦，怪不得外人說要看京京裡去，相公非但好個個有絕技，且能精通文藝，素有「不落檻」之譽，想起來，那張宮雖然生得天仙似的，怕未必比得上這一班，又轉念道：「這書上說的，也怕有些言過其實，若論相貌，我看世間未必寡得過張宮。假新又將這八個人的名姓，逐一舉報，審又半年的記了一記，見四面跪起來，說這回路來的，宋先生我少爺說，這現在在帳房，鵝才進這來，才寄了他，怎到這裡來，就將他

誰擋在沈頭底下，帶一房門出來了，帳房裏葉林坐着個胖子，生的。在那裡坐着，身上穿得才進來，都站起了。

拉手問好，不道你先生到此有何貴幹？葉林笑嘻嘻的道：「得尊駕在此，特來請安，請安，才知他是順口的活，便這我

還沒有來奉承，倒先勞你的駕過來了。」問那位貴姓葉？葉林道：「是我們大學生金二爺來請捕先生定戲的，聘才待再

不外，只許順上，頭下不說。」道大人吩咐既是正月初五，以前都有人家，初六七也使得，就是不許分金，那金二爺

又回一聲，葉詳順道：「經遇了是這麼吩咐下來，再去時也是。」碰釘子不要，就到王大人那裡去商議，金二

道：「這日子呢，許順道：「幹和王大人商量，不拘初六七，定一天就是。」要送他到王大人宅子去，還要在此地，纔過不好，我在此等一等，你同許二去商討了回來，同走龍金二道也便同許順去。」葉林即問：「可是會有過京

館，論分包不分包，要熟誰的戲，短袖色就是？」許順上去回明，付了定錢，散了晚，王謀課未得，聘才閒說，這樣大的戲，才回說沒有。葉林就說：「行頭怎樣？新鮮腳色，採齊全，小回樣裝束，好有面子。」裡怎樣，開會，戲院，樣排

場，說得聘才十分高興，問起同船的人，知琴官在船上長處現今患了幾天病，漸漸好了，琪官定於臘月初十上台，其餘各自跟他師傅，也有在聯錦班的，也有別過班裡去的，聘才又問他的寓處，說在楊柳巷聯錦班總寓內，聘才道：

日遇來客，葉林道：「如何敢當？好順便去逛逛，說着許順已回了金二，同許順去。」於正月廿六日，在姑蘇會

館，論分包不分包，要熟誰的戲，短袖色就是？」許順上去回明，付了定錢，散了晚，王謀課未得，聘才閒說，這次日曉才記得葉林的話，吃了早飯，相去龍威殿，四身搭了錢，換了衣裳，因在書房讀書不好，約他獨自步行出

門，不多路就到了戲園地方，這條街共有五個園子，一路車馬，櫻滿甚是難看，看聯錦班的報子，今日沒有戲，遇著傳

喜，尋才心上不樂，只得再找別的班，耳邊聽得一陣鼓，敲响了，走了幾家鋪面，那一個戲園，開著，二樂園是那聯錦班，進去

看時，凡兩旁樓上樓下及中間池子裡，人都坐滿了。台上也將近關戲，就有看座兒的，上來招呼，引聘才到上場門，靠牆一張桌子，連聘才沒有帶着，椅子，看座兒的拿了一把椅子，與他鋪了，送一茶，審香者不多，一同回轉，場戲是沒

有什麼好看的，望著那邊樓上，有一班像二音宮這樣，背後站着許多跟班，靠房門口，靠手心，還有幾個小丫鬟，靠牆，是個

接頭一地，把那家人大罵，聘才曉得怪聲怪氣的，也不曉得他是那一處人，正在他們時，覺得自己算事，來了，兩個人回頭一看，一個是胖子，一個生得更瘦，有了微鬚，身上也穿得華麗，都是三十來歲年紀，也有兩個小丫鬟跟着，說話

小廝，綁上坐稱，香撲着，坐下了，聘才聽他們說話，只有那兩個相公，也算得平常，算什麼上好的俊兒，那個熱鬧官座裡，有一個相公，望着這小丫鬟，走過來，對胖子，與那一位都請了安，這胖子，連聘才已經是五個人，況那人生得醜陋，又占了好些地方，那相公來時，已擠不進去，因見聘才同喜，道是一起的人，便向聘才湧，香腰，才是個知趣，那人忙把身子一挪，坐個空兒，這相公便坐下了，即問了聘才姓，聘才連忙答應，要問他名氏，忽見那胖子扭轉

手來，在那相公膀子上，一把抓住那相公道：「你做什麼？便這樣兒，便側轉身向胖子坐了。」隻手搭在胖子肩上，那先生早上好，聘才在書房裡，你聽著不出來，是管官派沒有說完，把那胖子，美眼皮，看著眼睛，浮了幾盞，官帽上一指，罵道：「好個貧嘴的小公兒！」這是最偶然的事情，那裡是常打哈欠，聘才聽得半晌，有趣，一面細說，他道：「三分可憐，年紀不過十五六歲，一個小子臉兒，秀眉橫，美目流波，兩腮羞着酒，二字，穿著一隻小金鎖，裏面，裏著香囊，人連容官，瞧著那胖子說道：「三老爺，你怎好，人說你常在全福班，戲化了，四十吊錢，替小福出師，你那張羅，不開面，圓上，他竟不道來，呢，那胖子道：「這裡來這些話，小福，我纔說過，一兩面，誰說替他出師，你真道話，管官道，不是我，這謠言，有人說的，管官，又對那人道：「太老爺是不懂，萬萬的，愛聽，高腔，是那，那人道：「這不是我不愛聽，我實在不懂，不曉得唱些什麼高腔，倒有滋味兒，不然倒是梆子腔，還聽得清楚，才一面聽著，一面看著，戲第三齣，是南浦恨很的曲文，用腳在板凳上，踏了兩板，倒了一杯茶，手擎著，慢慢的喝，可巧那胖子要下來，走動，把手向管官肩上一扶，管官身